

月曲情涛

(美国)宗鹰 著



中短篇小说集

●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短篇小说集

月曲情涛

(美国)宗鹰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月曲情涛
(美国)宗 鹰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华通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9.375印张 206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1-02439-6/G·1093

定 价: 12.50元

自序

我自幼与小说结缘，但长期与小说创作绝缘。

九岁那年，珠江三角洲的故乡，仍沦于日寇铁骑下。在乡村小学任教的父亲在贫病、气愤中辞世。他留下一书柜的书。有《水浒》《三国》《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小说，有鲁迅、茅盾、冰心、叶绍钧、王统照、巴金等等现代作家的小说，也有屠格涅夫、柴霍夫（契诃夫）等外国小说。一有空闲，我就躲在阁楼上，似懂非懂地阅读这些小说，如痴如醉地浸沉在似幻似真的艺术世界中。这艺术世界，似一面明镜，使我对外族入侵、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感受更深刻，认识尤分明，爱憎益强烈。这使我深信，小说绝非闲书，而是益书。

四十年代末，十五六岁，我到了香港，时时独自踟躅香港、九龙街头。目睹耳闻种种人间不平，种种光怪陆离，种种民族歧视。使我联想到在家乡日寇横行，祖父惊险，幼弟夭折，父亲惨死，还有虚年十六的姐姐受家困之迫嫁给三十二岁的华侨……我躲在借住的阴暗阁楼，写下了四五十页的“小说”。拿到印刷所，询问印费，被人讥笑。从此断了写小说念头。但在香岛中学读高一一年，读了不少中国新小说，也读了不少苏联小说，还读了罗曼·罗兰的《搏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更加相信好的小说，是人世不可缺

少的聚光镜。

在广州三中读高二高三两年和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四年，我依然爱读小说。只不过，止于研究、评析，并无写作念头。我的处女文，以赵鹰笔名发表在《中国青年》1959年三期，就是为小说《青春之歌》辩驳的。

漫漫人生，我与祖国经历过新生、奋进，经历过挫伤、劫难，又经历过重生、腾飞。感受万千，积聚心头。无时不希望祖国富强，人民幸福。

来美后，我主要写的是散文、报导、随笔、文学评论、社会评论、艺术杂谈。先用肖鹰，后用宗鹰等笔名。对小说不敢问津。自以为不是写小说的“料”。偶有所感，写了近乎生活剪影的《老来空》，为香港《华人》月刊所用。受了点鼓舞，又写成《月曲情涛》。《华人》慨以篇幅连载。妻子展娥，除以展我笔名写作外，大部分工余时间，用于替我整理、抄写稿件。她极力怂恿我试写小说。她说，即使没有别的读者，还有她这个读者。几位友人，也在信电中，诸多鼓励。我想，这些习作，不足以登小说大雅之堂，也可以把所历经之人生，所见闻之社会，所体验之感情，略作留真。

我们夫妇，清贫一生，没有财物，留给后人、馈赠友人。这不算小说的中短篇集，大概是我们所能留赠的最好的财物了。当然，唯有理解并尊重我们人生奋求的后人，才识得其中的心意，才发现其中的“珍宝”。

此情留后人，此心献祖国。

宗鹰 1993, 2, 1 于芝加哥西郊

目 录

自序	(1)
月曲情涛	(1)
月夜情殇	(40)
月诗情结	(106)
老来空	(177)
笑声泪影	(186)
阿飞婆	(193)
悲圈	(221)
一、脱壳的金蝉	(221)
二、失踪的新郎	(226)
三、悬梁的浪子	(230)
四、奋抗的烈女	(236)
五、暗恋的偶像	(242)
六、颠簸的爱河	(255)
七、过洋的菩萨	(277)
代跋：妻的心血	(292)

月曲情涛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一、“您是我们的媒公”

嘟嘟嘟……嘟嘟嘟……

电话铃声震破子夜的沉寂，把正埋头书堆的我唤起。

“钟老师……我是凯子……凯子……”话筒传来低沉、缓慢的声音。

“凯子？……”真是凯子吗？我心头一愣。怎么变了调？平日说话那么爽朗，那么洪亮。

“是我，是凯子……您还在看书吗？……对不住……打扰您了……。可是，我不能等到明天才告诉您……只好……”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我心头一震。要是没有意外，他不会子夜来电话的。

“我现在在拉斯维加斯。……眼看要出轨啦……”

“什么，什么，你坐火车啦？”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生活上，情感上。”

“嗯？你搞什么名堂？”我沉吟着，在脑海里打上一个诧异的问号。一个多星期前，他曾匆匆来电话。仙蒂约他一同去加州拜师和演出，他正在踌躇。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

沉吟了半天，才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就看你信不信得过你自己了。”后来他又来了一次电话，他不想答应，又难以拒绝。“我还是有自信心的，只好答应了她”。此后没有了消息，大概是上路了。怎么上路的，我和太太一无所知。但在心里总是惦记着此事。我们相信他的为人，但也担心万一。

“仙蒂同我轮流驾车来到三藩市、洛杉矶。我们一路相安无事。今晚来到了拉斯维加斯。仙蒂一定要我和她住在一个双床房里……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我已经到了情感危机的边缘。”

“你……你……你……能挺得住吗？”我手执话筒，不由自主地抖动着。镇静一下，接着说下去：“你应该顶得住这场情感进袭的风暴。我相信你，你也应当相信自己。你对丽莉那么专心。你对春江那么钟爱。你一向珍视一往情深的真爱。你一向嫉视游戏人生！”

“钟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谢谢您给我的力量。这正是我在这危机边缘打电话给您的原由。这是精神求援啊！”

“什么求援都无助于你。顶用的是你自己的精神支柱。仙蒂是个好女子，她对你倾心也是合乎情理的。要抗拒进袭，可不能伤害她的心，慎自为之，好自为之。”

“是的。我不会令您和师母失望。”

“要紧的是，不能令你的丽莉失望。”

“好的，好的，再见。”

挂起了话筒，我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也不知在书房踱了多久，才回到卧室躺在熟睡的太太身边。几次想摇醒她。可是，她一天实在太劳累了，我不忍心再去剥夺她这几个小时的安睡。依然辗转难眠。戴上袖珍录音机的耳机，想听一二段

音乐,使心绪松弛下来,平静下来。可是,耳边的音乐似有似无。美妙的音乐也压不住烦恼、焦躁的心绪。窗外透进淡淡的月光。像触电似的,我脑海中立即回旋着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我迅即在床头摸到那盒录音带。悠扬的乐声响在耳边。我又如醉似痴地追随着歌曲的旋律:江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层台……水云深际……渔歌晚唱……回澜拍岸……—乃归舟……我一口气听了三遍。

我的情流随着旋律起伏,我的心绪随着乐境飘浮。

“钟老师,您是我和凯子的媒公哩!”尚丽莉那清脆的话语伴随着银铃似的笑声似在耳边回响。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切近。

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广州一所成人大学的中文系任教。尽管我担任好几门学科的讲授,然而,主要讲授的是一年级的《文学概论》、四年级的《美学》。八一年,我在一年级讲授《文学概论》的时候,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一位年轻俊美的姑娘。长长的睫毛遮不住她那闪烁流利的美眼。两颊深深的酒涡,笑起来时就变成了急流的漩涡。每堂课,她都凝神地听讲,而且快速地记着笔记。下课后,常常走到我身边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发表了好几篇短篇小说的青年作者。她的美丽、好学和聪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讲授文学的特征,为了让这些成人学生能有切实感受,就把文学与音乐、绘画等等的异同作了比较,而且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民族管弦乐《春江花月夜》作了具体的对比说明。两者都美,但两者又有不同的美。在讲述诗作《春江花月夜》时,我发觉她那美丽、明亮的眼睛不时凝视着我抄在黑板上的诗句。当教室里回荡着乐曲

《春江花月夜》时，她用左手托着下腮，聚神细听，似乎在捕捉着每一个乐音。有时她的眼睑微合，似是陷入沉思。有时她的眼光闪烁，好像激起兴奋。课后，她又轻轻地飘到我身边，连声说：“真好！真好！从前我只知道西洋乐曲很美妙，原来我们的民族也有这样极美妙的音乐。”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和妻子在家中备课，她带着一位男青年来到我家。一进门，她带着歉意地说：“钟老师，师母，很对不住，事先没有征求您们的意见就来打扰。都因为他！”她顿了顿，忽有所悟地说：“噢，我忘了介绍哩！他，李凯子。是个乐手。最拿手的是用二胡拉奏《平湖秋月》，用箫吹奏《春江花月夜》，也用笛子吹奏。”

语犹未了，李凯子满脸堆笑，向我和我妻子微微鞠躬。他的个子，在中国人中，算得是魁梧了。稍为隆起的额头似是智慧的象征。浓眉下明眸似流星。嘴角微微翘起，似常在浅笑。“文革”后见惯了那些出言粗野而态度傲慢的小青年，见到他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倒似乎觉得有点“异样”了。这第一印象，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有为的年轻人。

“老师，师母，打扰您们了。听丽莉说，老师的课很有味道，我忍不住就上门拜师了。我是个性急人，说来就来，就没有征求您们的意见。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野孩子，哪有什么文化修养呢？现在真要抓紧时间恶补一下。”

“他可拼命哩！”尚丽莉嫣然一笑地说。“在电视台乐团任职已够他忙的了，可他还在电视大学学英语系。”

“你还不是！在报社里跑新闻能轻松吗？还每周熬四五晚到老师的学校读中文系！”

“啊！你们真是合适的一对！”我妻子脱口而出。尚丽莉的俊脸立即潮红起来。

“误会！误会！”李凯子连忙分辩。“我们刚认识两个星期。那天她受了钟老师课的感染，跑到电视台的朋友那里要欣赏《春江花月夜》。就这样找到了我。”

“那好啊！”我兴奋地说。“丽莉，还记得吗？我引过一位作家的经验谈：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于是我们都笑了，丽莉却羞涩地眼望地板。

自此，李凯子成了我的学科的旁听生。我在一年级讲《文学概论》，他就坐在尚丽莉旁边，每堂课都是全神贯注地听讲。我注意到，在课堂上他们一句话也没交谈。我在四年级讲《美学》，他独坐在前排。

下课后，他来到我面前：“钟老师，我喜欢您这样的美学，不喜欢那些哲学化的美学。”

“哲学化的美学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我没有哲学头脑，讲不来那种高深、奥秘的东西。只好讲通俗浅显的艺术美学了。”我说。

“这种艺术美学对我们用处更大。”

人总是偏爱自己偏爱的东西，李凯子亦然。他用一年时间旁听完我的两门课，而且写了一篇颇有见地和才气的论文《从〈春江花月夜〉看音乐美》，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尚丽莉在中文系二、三年级时，我只有在偶尔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专题课上见过她。不过，我常常听到文艺界的友人谈起他们两人。文学杂志的编辑赞赏丽莉的文笔和构思。音乐协会的友人赞赏凯子的弹奏技巧和音乐美学修养。

四年级的第一堂美学课，我一走进课堂，就看到丽莉仍然坐在第一排当中。面容更加艳丽，神态更加可爱。下课后依然找我提问和交谈。时时漏出一二句“这样的美学真有味。难怪凯子常常赞赏您的美学课了。”我注意到，不知什么

时候起，“李凯子”的“李”字被她删掉了。她撰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正是《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试探诗歌美》，她恳请我担任导师。半个学期后，我发现她的肚子渐渐隆起。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地说：“丽莉，你都快当妈妈了，我还没吃你的喜糖哩！”

她两颊微红，浅笑一下：“钟老师，您是我和凯子的媒公哩！”清脆的话语，伴着银铃似的笑声。“结婚时，我说要去谢媒。凯子说‘先保密，届时上门报“三喜”’。您是我们生活的媒公，更是我们事业的媒公。”原来他们计划好，等丽莉毕业后生了孩子，抱着孩子上门向我和师母报“三喜”。果然，当她领到毕业证书两个多月后，他们双双抱着初生的男孩上门了。

我在这无边无际的追忆中，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了。

梦中耳边依然回响着那清脆的声音：“您是我和凯子的媒公哩！”

二、感情，不能有空白

捧着你这封信啊，我就像双手捧着一团炭火。

这是你我相爱以来你给我的最简短的一封信，也是最让我费解伤神的一封信。我一次又一次地读着：“我几乎出轨了。不是交通上出轨，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这你完全可以放心。而是情感上出轨，未成事实的出轨。待我心绪安定后再详谈吧。亲亲小春江”。

感情上出轨！？天啊！难道最不可能的事情也变成了可能？

不！不！你是故意吓唬我。你是故意考验我。

凯子，凯子，我的凯子，你是永生永世不会在情感上出轨的。

可是，我是不是过于自信，是不是过于自以为有把握了呢？

确实，对于过去的你，我有十足的信心，有完全的把握。

对于留美两年后的你，我并没有丧失信心，没有丧失把握。只不过，我不敢那么“十足”、“完全”了。尤其是你这封令我摸不着头脑的信，看来会把我的“十足”、“完全”赶跑。

凯子，凯子，你可知道吗？这一个半月我过的是什么样失魂落魄的日子吗？自从你渡洋留美后，我们的信一去一来，也不过二十多天吧。可是这次却足足一个半月没有收到你的信。每夜当我躺在床上，总觉得这一天空缺了什么，失落了什么……空缺的是你的信啊，失落的是你的人啊！

病了吗？出了什么意外了吗？省下邮费吃早餐吗？还是……哟，我不能往别的方面去想。我了解你，我尊重你，怎能用自己的胡思乱想来玷污你的清白，来损污你的人格？

我时时发愣了。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常常站在窗前，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站在窗前，失神地，失神地……往日我俩一起朗诵过、背诵过的古代诗句又涌上心头：“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往今又添一段新愁。”

记得吗？凯子！记得吗？有一次，我们站在窗前，心贴心地议论过。我说：“现代人再也不必像古人那样充满离情别绪，离愁别怨了。”你笑笑说：“可不一定！古人有古人的离，今人有今人的别。”“怎么？你想给我制造离愁别怨吗？你敢？你敢？我，我反正不会给你制造的！”我装着恼怒的样

子，其实是我向你撒娇呢。事实上，我们结婚几年来，除了你我不时轮流出差一两天，可真没有分离过呢。那短暂的一二天，哪里尝到离情别绪的滋味？反倒觉得倍加新鲜，倍加恩爱。当时，你听了我的话，依然是那样一副笑嘻嘻的样子。“我给你制造不了，你也给我制造不了。但是，无情的生活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迁就有情的人。”也不知来了什么灵感，我连忙应了一句：“就怕有情的人经不起无情的生活。”你更嬉笑不止，嘴里念叨着：“两情若是长相久，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的心热了，我的脸热了。如果当时照照镜子，一定看到自己脸上泛起的红晕。我没有照镜，我在你的明眸里照见了自己。我情不自禁地双手搂住你的腰，脸紧紧地贴在你的肩头。我忘记了一切，只感到你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背，那么柔和，那么温暖。我真愿意一生一世这样被你抚摸着。我忘情地吻着你的脖子，你的耳朵。我们的双唇紧贴在一起……

这一切，就像昨夜的事啊。凯子！可是，我们整整离开了两年了。我逐渐尝到了离愁别怨的滋味。这的确不是你制造的，也不是我制造的，而是我们两人共同制造的。主意是我先出的。为了让你有机会深造，让你的才华更加焕发。我们一夜一夜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商议着，足足商议了半年，才狠心定下来的。我们还多亏钟老师帮你办妥一切留学手续。按照我们当初的计划，我半年左右再去留学或陪读。那么我们很快又在一起了。但是，因为我负责专跑一个方面的稿，报社社长不肯让我立即走。他是开通、明理的人，但他又有实际困难，希望再过半年，培养一个可以接替我的新手。我不能强人之难啊，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半年后，新手倒是可以接上来了，可是我自己却变卦啦。我在采

访中积累了可观的生活资料。因为你不在身边，每晚我照料小春江上床睡觉后，就埋头写小说。中篇小说《近水楼台未得月》发表后，居然被电视台的导演看中，一定要我改编成五集连续电视剧。正如你过去常说的，我们有两个共同的“傻劲”——爱情的“傻劲”，事业的“傻劲”。在爱情上，我们两个“傻”在一起了。在事业上，你傻你的，我傻我的。既各不相扰，又彼此支持。我怎能眼看着自己的心血未完成就离开呢？不！不能！这还是我们俩人第一次爱情和事业不能相顾。你可知道，编写一个连续剧有多难！从前我们听钟老师讲课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是真正拿起笔来却又难上难。更难的是，从拍摄到播映需要比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更难上百倍、百倍。转眼一年过去了，我这个“儿子”还未呱呱落地。

凯子！凯子！这都怪我。是我食言。是我制造着扩展着离愁别怨。

情感，不能有空白。有空白，就可能有危险。我为什么不早想到呢？

是的，我太自信了，我过于有把握了。

可是，你又怎能不让我有自信、有把握呢？

那天，我思念得失神了。小春江连叫几声“妈妈”，我都恍惚没有听见。直到我妈妈拍拍我的肩头，提醒了我，才回过神来。我负疚地蹲下去抱着春江，忍不住滴出眼泪。

“妈妈，你哭了，为什么呀？”

“没有！没有！”

“是哭了，是哭了！你的眼泪都滴在我的脸上了。是不是爸爸没有信来？我也想爸爸！”说着，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母子两人脸贴脸地无声流泪。我心头又回荡着那爽朗的声音：“我们的爱情是《春江花月夜》的结晶。我们的孩

子是男的，就叫春江，是女的，就叫花月。”那是孩子出生前一个月，我们商讨着未来宝宝的名字时，你一再说的。

你怎能这么快就忘记了？我不相信，不相信……

三、生活中出现一个“异数”

你在想什么呢，丽莉？我那封无情的短信，一定伤透了你的心。

我想得到，你这些日子是什么滋味。

你怨我，恨我，骂我……

其实，不用你怨，不用你恨，不用你骂。我自己已经在自怨、自恨、自骂了。

我担心的是你。我不能忍心看到你情感的痛苦，精神的煎熬。

我所以迅速给你发出那封短信，本意是向你坦露我的危机，也向你暗示我的诚实，表明我的心曲。可是，信发出后，我后悔了。我悔恨自己用这样“天书”似的信折磨你。

你也许怪我信中写得不明不白。其实，当时我自己心头也是不明不白的。

来到美国，有多少机会与华洋女子接触呀。事实上，先后已有七八个来自大陆的，来自台湾的，来自香港的和在此土生土长的华人姑娘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也有几位“鬼妹”向我提出约会。可是，我的心扉一直对她们关得紧紧的，因为我的心里只有你。你还记得吧，在我们相识前，有过不少姑娘主动接近我，追求我。但是，我一直觉得还没有遇到我真正要相处的人。有的虽有如花美貌，却缺乏我所喜爱的心性。有的心性良善，但又没有我心悦的容貌。小王带你来电

台找我那天，见面的第一瞬间我就有触电之感。你的容貌，你的风采，你的神态，你的话语，你的声调，你的心性，使我相信，你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着的人。单就容貌，你不及我曾遇到的若干姑娘，然而，你的外美和内美的总和，使我深信你是我所期待的人。你还记得吧？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到钟老师家中拜访。师母说我们是合适的一对。当时我虽然口里说“误会”，可是心中却是那么甜，甜得醉了。我又敬佩又感谢。他们两人真是慧眼识破有情人。一个快人快嘴，一个心照不宣。这是我们爱情史上一段难忘的插曲，对我们的爱情起着一种催化作用。我们的“蜜月”，虽然只有三天，你那无限的妩媚，无限的温柔，真是蚀骨难忘。我真记不起来，婚后几年 we 有过什么争吵。即使有时有点气恼，抬头一眼看到你那两个甜甜的酒窝又在旋转似的，一切气恼都被它们卷到海底深处去了。即使婚后也断不了有些姑娘对我自作多情，但你已经把我心头装得满满的，又何曾有一点空隙去容纳别的人呢？即使是三侠的神女，九疑的仙姑，也无法叩开我的心扉呢。

来到美国的头一年，除了学习、演出和打工，我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生活，无边的寂寞和不尽的思念常常伴随着袭上我的心头。只是偶尔到钟老师家中聊天、吃饭，暂时才冲散我的寂寞和思念的郁结。我常常梦到你和小春江。有时梦中见到你笑漩酒涡拉着兴高采烈的小春江向我跑来，有时梦中见到你愁云满面抱着泪水纵横的小春江向我走来。有一天午夜，我坐在床上啃那本英语《贝多芬传》，倦极困倒了。我仿佛在云中飘，在水中荡。也不知飘了多久，荡了多久。我看见你时而踩着空中的云头，时而踏着水中的浪花，远远向我飘来，向我荡来，口中吟着我们熟悉的词句：“生怕离怀